

子第敬天

(上)

云中岳武侠小说精品系列

玉箫敬手天 上

(台湾)云中岳

## 内容提要

自古英雄出少年，缘份从来有天定，  
江湖奇才教子青侠肝义胆，凭一支铜箫，  
走南创北，打败江湖无敌手。

行使中，怒、怨、恶派势力黄龙堡，大  
雷教……深受江湖侠义季梦寒的爱慕。

一场场拚斗，一场场撕杀，挑起了腥  
风血雨，结下了男欢女爱，冤魂终归去，  
梦中人儿难唤醒

有道是不爱江山爱美人，几多辛酸  
几多情，欲知详情、请群开卷一览。

## 目 录

- |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巨毒银掌花 | ..... | ( 1 )  |
| 第二章  | 狂妄好自大 | ..... | ( 25 ) |
| 第三章  | 招魂子曹炼 | ..... | ( 47 ) |
| 第四章  | 敖子青解毒 | ..... | ( 69 ) |
| 第五章  | 铁虎帮遭难 | ..... | ( 91 ) |
| 第六章  | 铜环郭狂风 | ..... | (113)  |
| 第七章  | 掘墓见空棺 | ..... | (134)  |
| 第八章  | 狂龙孙卡新 | ..... | (155)  |
| 第九章  | 鬼箫影受创 | ..... | (176)  |
| 第十章  | 少女季梦寒 | ..... | (197)  |
| 第十一章 | 横山豹贾况 | ..... | (218)  |
| 第十二章 | 龙凤双剑女 | ..... | (239)  |
| 第十三章 | 大雷显神威 | ..... | (260)  |
| 第十四章 | 千首佛白尊 | ..... | (282)  |

## 第一章 巨毒银掌花

“的笃”、“的笃”、“当当当”……

时间在寂静中流过，耳听得打更声“的笃、的笃、当当当”地打过二更……

一会儿，阴云四合，不久便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，夹杂着偶而一阵的寒风。这是晚春时分，春寒料峭，别有一种凄凉的感受。

在一座大庭院外的墙角，有一条人影，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上头的一个小窗户，他一动也不动，脸上肌肉扭动，神色凄楚，犹如他身上被剝去一块肉般的那么难受，那么痛苦。

那扇窗户漆黑一片，里头如果不是没有人住，大概就是已经安歇了。可是这个人似乎在等待什么，几个时辰中，他一直盯着那格窗子。

他脸上的神色越来越难看，渐渐现出凄凉之意，显然心中甚是悲痛。斜见风细雨，兀自未息，他仍勉强克制自己的冲动。

时间慢慢地流动，于是“的笃、的笃、的笃，当当当”地打过三更……

他已经忍耐不住了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游目四顾，确定四周无人后，提气一纵，便立即窜上墙头，轻轻地跃进庭院。

这人沿着花间小巷，往大屋里走，他对这里头的的环境似乎极为熟悉。穿过长长走道，这人绕到一幢小楼门前，四周另有矮矮的围墙围住。

这人悄悄地在门环上叩了三声，里面没有一点反应，他伸手推门，发觉门内上了栓。

毫不犹豫，他翻身进了围墙，里面有一扇小门却是虚掩着，这人推门入内，轻轻地拾级上楼，黑暗中只听得楼梯发出轻微的吱吱声，此外，没有丝毫的声音，里面一片死寂。

虽然里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是这人依然通行无阻，显然他对这里非常熟悉，有没有灯光对他而言，并没有什么两样。

到得楼顶，侧耳静听，仍然没有半点声息，他朝着边间的卧房走了进去，房中连呼吸之声也没有，他再吸口气，退了出来。

怔了怔，他感到一股不祥的预兆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寂静凄凉之意。

他再走到对门的房中去看，室中空空洞洞，除了一床、一桌、两椅之外，竟然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他倒抽了一口凉

气，慢慢退了出来。

他又在每一处查看了一遍，确实一个人也没有，而里头的家具用具，显然是最近才搬走的，如今看来，却仿佛是许久以来一直便是如此空无所有，不知内情的人，这以为这里从未有人居住呢！

他隐隐觉得不对头，来到楼下，摇了摇头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莫非搬过去了？”

他呆了一呆，越墙而出，他对这里甚是熟悉，穿廊过户，就像在自己家里行一般，来到大厅前，门外两盏大灯笼，上头有块横匾，写着：

“正气凛然”！

他冷冷一笑，低声骂道：“好一个正气凛然！”

又过了三条走廊，来到花厅门外，见到窗纸中透出光亮，他轻轻伸手推开了厅门，只见窈窕的身影，背着门而立，同一个姿势好像已经站了很久，浑然不知有人推门而入！

这人望着少女的背影，犹豫半晌，似乎想要叫她，却又不愿。四面窗户紧闭，寂然无声，这人突然发起抖来，颤声道：“怡人……”

那少女吓了一跳，转过身来，只见她圆圆的脸蛋，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，大约十七八岁年纪，生得极是俏丽，不过此时脸色有些苍白憔悴。

少女“咦”的一声，声音中颇有焦虑之意，张大了嘴

巴，过得半晌，轻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

这人叹了口气，上前一步，低沉地道：“怡人，你家小姐呢？”

怡人瞧了这人一会儿，怔怔地流下泪来，把头垂得低低的，却是一言不发。

这人心中一惊，叫道：“是不是……”

怡人只是流泪，并不回答那人的话，那人忍耐不住，上前扳住怡人的双肩，拼命地摇晃着，像失了心性似的，叫道：“你说话啊！你说……”

怡人吓得倒退一步，惊叫道：“别问我！别……”

这人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放开双手，凝目瞧着怡人，呆了一阵，道：“怡人，出了什么事，你老实对我说，我既然来了，我……”

怡人忽听得脚步声响，门外有数人匆匆奔向这里，便慌忙道：“快走，有人来了！”

这人呆在原地，对有人来到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双手紧紧握住拳头，如同一具蜡像。

只见火光明亮，有两个人高举火把，后头跟着两个人，走了进来，其中一个执火把的，一见到里头有人，便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敢夜闯本府？”

后头两人也踏了进来，左边这位年纪稍长，衣锦华贵，一脸精悍之色，他向那人横眼瞧了一下，重重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终于来了，敖大侠！”



原来，这位生得十分俊俏，斜耸的眉如剑，双眼大而澄澈，鼻梁端秀而挺直，穿一身黑色衣衫的年轻人，就是“鬼箫影”敖子青！

这位江湖上威名赫赫的侠客，武林中睥睨一切的英豪，若不是因一股出奇的愤怒，涌上心头，致使他面孔微微扭曲着，一定更加俊逸！

他那微微下抿的嘴唇，不但含蕴着蔑傲的神态，而且他的整个外表，都散发着一股无形的脱尘超俗的气息，更有一股说不出、道不出的潇洒韵味，真是人中翘楚！

敖子青满腔激愤，但他将心里的火气压住，缓缓地道：“亦虹呢？”

另一位紫色脸膛、面色严酷、年约四十五六的中年汉子向前迈了一步，反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这里大呼小叫？”

敖子青冷笑一声，浑不理睬，静静地注视着紫色脸膛的汉子，问道：“你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手执火把的一人喝道：“敖子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沙大爷这么讲话，你不想活了？”

敖子青剑眉一挑，似笑非笑地道：“<sup>留</sup>沙<sup>且</sup>大爷？紫霸王沙野町？”

紫色脸膛的汉子得意地笑笑，傲慢地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你家<sup>留</sup>爷爷！”

敖子青望着对方，沉静地道：“只可惜，我家爷爷老早

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想来你也不会活太久了。”

原先说话的那人，厉吼一声道：

“敖子青，你猛、你傲，只是今天你选错了对象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了。”

敖子青淡淡地一笑，满不在乎地道：

“湖魔邵化易，如果不是看在亦虹的份上，你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，还敢在我鬼箫敖子面前逞威风，你最好掂掂自己的份量。”

湖魔邵化易恨恨地道：

“哼！敖子青，别以为我怕你，早晚我会叫你知道，狠话别说得过早！”

敖子青语音竟十分平静，摇头道：

“邵化易，我不是来跟你斗磕磨牙的，我要见亦虹，请你把她交出来！”

缩在一旁的怡人，泪眼婆娑，抽抽噎噎地道：“敖公子，小姐她……”

一个箭步，邵化易泼头泼脸就是两记大耳光，愤怒已极地咆哮道：“小贱人，你给我住嘴！”

怡人被打得晕头晕脑，鼻口流血，两颊红肿了起来，指痕鲜明地浮在脸上！

敖子青大吼：

邵化易，你说，亦虹呢？”

邵化易向敖子青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亦虹是我的女儿，

她在哪里，我有必要对你说吗？”

敖子青森然地道：“我只是想知道亦虹是否平安无事！”

邵化易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敖子青，你也太固执了，倘若你把东西早早交了出来，说不定我和你已经成了翁婿，今日也不必怒目相视，干戈相见！”

敖子青呆了一阵，皱皱眉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怡人甩甩头，冷凄凄地插口道：“小姐被老爷打死了……”

敖子青一惊，瞪大眼睛，嘶吼地道：“怡人，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邵化易不再去责怪怡人，双手背后，却十分镇定，摇头道：

“敖子青你害死亦虹，尚有脸来此问我要人，你真是……”

敖子青差一点晕了过去，闭闭眼睛，放缓了嗓音，道：

“我害死亦虹？邵化易，你不是人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竟打死自己的女儿，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，你实在太残忍了！”

邵化易愤然道：“我把她养大，她拿什么回报我？一次又一次地背叛我，在她心目中，除了你这个臭小子之外，还有我这个爹吗？”

敖子青有些艰涩地道：

即使如此，你也不该狠心杀死她，杀害自己的女儿，你的心太毒了！”

说着，向邵化易走上一步，眼中凶光暴长。

沙野町站在邵化易的前面，喝道：

“敖子青，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今天你沙大爷就送你到黄泉……”

邵化易大声叫道：

“沙贤弟，暂且退下！”

沙野町回应一声，回转身，站到一边，恶狠狠地瞪着敖子青。

邵化易阴沉地道：

“姓敖的，事已至此，亦虹已死，咱们之间已无恩情可言，你快将东西交出来！”

敖子青忍住泪水，目光寒凜如冰，生硬地道：

“今天我若杀了你，亦虹在九泉之下，必然怪我，我不杀你，你扪心自问，为了身外之物，害死自己的女儿，你不悔恨吗？”

邵化易表情冷漠，沉缓地道：

“生她，养她，亦虹本来就是我的，要怎么处置她，你是个外人，可管不着！”

带着一抹凄凉的苦笑，敖子青喃喃自语道：

“亦虹，他待你如此，你怎么还那么孝顺他，你太善良了，亦虹！”

随即又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嘶声道：“亦虹葬在哪里？”

摇摇头，邵化易不动声色地道：

“这就不劳敖大侠你费心了！”

重重一哼，敖子青不再多说，转头面对怡人，怡人凄然欲泣地摇摇头。

双眉倏竖，敖子青怒道：

“邵化易，难道你不肯让我去祭拜一下亦虹，我未能见她最后一面，你竟然连她埋葬的地点也不让我知道，你太没有人性了。”

这位令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煞星，此时可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面对自己心爱之人的父亲，他即使满腹怒火，却发泄不得！

阴诡地笑了笑，邵化易颌首道：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，你须得将东西交给我，我即刻带你去！”

敖子青怪枭似的狂笑一声，道：

“好，很好，邵化易，想不到你把自己的女儿看得这么不值钱，今晚我饶了你，以后如果咱们再碰上，休怪我无情……”

摇摇头，敖子青无可奈何地又道：

“亦虹要恨我就让她恨吧！是我无能，未能好好保护她！”

说着，他转身正欲往外走，沙野町一跃，挡住他的去路，怒傲地道：

“想这么走了？没那么便宜的事！”

缓缓退回一步，敖子青冷冷一裂嘴，道：

“凭你这块料，也想拦住我？你自己最好先斟酌一下自己的份量！”

沙野町恨得一个劲地跺着脚，咬牙切齿，狂厉地大吼道：

“娘的皮，姓敖的，老子今天就挑你这个活王八试试，你他妈拉个巴子……”

敖子青“呼”的一个箭步上来，抖手就是一个大耳括子，沙野町脑中急快地闪了一个意念，却已来不及，只有挨打的份！

“拍”的一声脆响，他的左颊已经红肿了起来，五条指痕鲜明地浮在脸上，唇角鲜血殷然，用手指着敖子青，声如雷鸣般道：

“你这狗操的野种，你当沙大爷收拾不了你吗？老子在行道的时候，你还赖在你娘跨下爬呢！你给老子来这一套……”

他话未完 敖子青冷不防地，又劈劈拍拍赏了他四记大耳光，双目倏寒，沉沉地道：

“你嘴巴放干净点！”

呆了呆，沙野町连连遭了道，不由顿时大怒，暴跳如

雷，怪叫道：

“有本事咱们……”

邵化易低叫道：“沙贤弟，休得鲁莽！”

沙野町口不关风，唾沫横飞，斜眼变青，愤怒如狂地叫道：

“邵大哥，今天我非剥了这小子的皮不可，别以为老子怕他……”

猛然大吼，邵化易火了道：

“给我住嘴，滚到一边去！”

沙野町显然很畏惧邵化易，立即垂头低头，噤若寒蝉，但仍是满脸怒色，咬牙切齿，恨是恨不能生啃了那敖子青！

沉着脸，邵化易愠道：

“姓敖的，你到底交不交出东西来？我已经渐渐失去耐性了！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敖子青不屑地道：

“东西在我身上，有本事你就过来拿，少在那里大呼小叫的！”

邵化易哈哈一笑，更加狂傲嚣张，他放肆又得意地道：

“姓敖的，如果你还想有一口气出去，你最好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可以把解药给你，免得你英年早逝，枉自送了性命！”

敖子青面色微变，目光冷酷生硬，觑着邵化易的眼睛，一字一字地道：

“什么解药？”

邵化易毫无笑意地一笑，道：

“我早知道你会来，在亦虹的小楼四处已经洒了无味无色的‘银棠花’，此刻，在你体内的剧毒想必就要发作了。”

一刹那间，敖子青面如死灰，浑身不可察觉的簌簌轻颤，他双目圆睁，握拳透掌，仅从紧闭的牙缝里吐了四个字：

“你好狠毒！”

“银棠花”是天下最剧烈的毒药，毒性厉害之极，寻常的人，只要闻得几下，便会晕死过去，而敖子青这一次却碰到了肌肤，要不是他内力修为高超，只怕早已毒发而死了。

邵化易长叹一声，假惺惺地道：

“像你这么一位人才，我实在舍不得让你就这么死了，你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就把解药给你，否则，等你死了，在你身上一搜，我照样拿得到！怎么样？敖大侠，要不要命？”

敖子青不由气涌如山，双目慢赤，他微微抖着声音道：

“你狠，我认栽了！”

便在此时——

敖子青只觉脸颊、手掌、周身各处忽有轻微的麻痹之感，他又惊又怒，身子摇晃。

“怎么样？敖大侠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认了吧！”

敖子青只觉毒气渐渐上行，一阵阵晕眩，身子不由自主地摇摇晃晃，缓慢而坚定地道：



“邵化易，休打你的如意算盘，今天即使我姓敖的栽了跟头，送了命，你也拿不到东西！”

邵化易狠辣地裂嘴笑道：

“敖子青你不必嘴硬，等你躺下了，拿不拿得到东西，那就是我的事了！”

怔了怔，敖子青喃喃地道：

“也罢……”

话甫住，纵身而起，发掌便向邵化易击去，口中厉叱一声，犹如凭空响起了个旱雷，而随着这声叱喝，单掌已戮向邵化易咽喉！

邵化易蹲身、侧首、移步，身手甚是敏捷地避了开去，沙野町手执连环刀迅向敖子青攻去！

邵化易多少有些吃惊，以“银棠花的毒性来说，敖子青早该躺下了，想不到他还能出手攻击，而且威力十足！

他咬咬牙，粗狂地道：

“姓敖的，你越是反抗，药毒就越走得快，你的命就更短了。”

敖子青不理睬他，飞起左足，向沙野町的手腕踢去，这一脚的方位去得十分巧妙，眼看沙野町手中的连环刀非给踢掉不可，岂知那毒药当真厉害，他脚到中途，劲力消失，虽然碰到了，却没能把沙野町的刀踢掉。

“呔！”

大喝着，沙野町刀光如雪，猛斩狂砍，凶悍反扑，在一